

滇南襍志

滇南襍志

滇南雜志卷十二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六

宙載四十二則

宙載上下二卷明副使永昌張合撰中載勝國事有未見他書者摘錄四十二則如左以資博覽

太祖微行至某橋訝橋水赤或對以紅花廠棄餘者上怒以此尙可染旗幟卽命戮其主者

洪武間上所寵宮嬪見上治獄從重典自言上憂戮公卿烏能戮我上怒斬之

慈谿陳雲以舉人授上元知縣才幹敏捷高廟頗忌之漏下二鼓傳旨索素棹二百張須黎明送內雲卽刷民間棹集工徧糊以白紙如期數

以納又傳旨鴛夜分出都城需束蘊四百且所經衛家各熱束蘊以照
屬御雲卽取民家竹簾爲束蘊以納又令衛旁居民以竹簾爲束蘊熱
之比輦出光輝如晝上屢欲窮雲才而雲俱有應恐終不免乃佯爲風
疾致仕後以壽終于家

往聞常遇春帥師入燕大家復逼娶元主女虜人甚恨後爲虜計伏擒
去以篋貫兩掌跣足索以行遂支解之又聞遇春北征道經山西某縣
晉恭王在彼賜宴同宴者四人皆侯伯次日俱中毒死或以王受高廟
秘旨今縣尙有五王廟二說必有一是徐達病疽高廟令人問所欲食
達附奏欲食白馬肉上卽殺御廐白馬以賜達不踰日死湯和將歸鳳
陽辭曰臣年力穉邁望聖恩宥命高廟變色曰王開國功臣當共享富
貴何出此語比離京舟漏淹死寶舟人密授旨鑿舟也宋學士濂安置
夔州糴米無人與易枵腹三日而逝方宋未至郡時已有旨令人閉糴

卽四公所終則老氏退挹誠有足尙矣

河南周王府乃宋國公馮勝督造馮于周定王妃爲父遂極力營圖規模差比南京皇城皇城內室計一千所周府計九百九十所工成繕上太祖怒責之定王次子封郡王府門始用五楹初制止三楹成祖許之後郡王門悉沿其制

高皇帝聖造泰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日未時江西胡日星精虛中術草昧時曾推聖造旣正位召見賜以御筆一絕俾持以遍游天下後以藍黨被誅其時日皆預知

洪武間用法甚峻李公善長上言胥靡內亦有良民不宜概殺上曰往吾家甚貧汝爲吏時尚枉取三斗麥今日恐無良民善長默然

江西故老言前元時凡漢人與蒙古人交接及南人仕于朝者每朝叅常禮畢交手于背爲反接狀雖貴官亦然云示歸順意至太祖以吳王

開國尚沿襲不廢洪武紀元始革去

洪武間駙馬牛誠有罪謫戍金齒公主同往道卒上聞命械誠至金齒殺之指揮胡琛即欲奉旨誠曰姑俟一日琛以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未滅之命使者馳至呼留人而已無及矣

太祖起兵時衆欲立一人爲主時徐達威名幾將太祖亦有意自雄一日達母夢一黃龍浮江而來長十餘丈波濤湧護真天龍也次日太祖提兵歸自江上母語達曰夢驗矣乃于夜秉二燭默禱左燭朱右燭徐徹夜不變者天眷所居詰朝視燭則左光明達曙右淚堆炤息母以語達令速倡羣雄尊太祖由是而君臣之分始定

南京魏國第左右二綽楔榜書大功坊相傳洪武間上幸其宅魏國設宴優人呈戲技至韓彭趙醢事魏國伏地痛哭上大言曰老徐尙疑我乎今在若家酣飲及五鼓駕還魏國于送駕際兩傍突有二綽楔驚異

詢之乃上夜飲時密傳旨令所司撤現材鳩匠以成者卽起廷謝焉
秦藩旣之國高皇以王所行有不臧者召至上適與李慈共膳命至前
歷數其失怒以食箸綰其髮摘拔之已而復命之國以一紅棍一紅椀
持歸蓋辱之俾其悟也其嚴于教子如此

國初浙江鄞縣有張仲延者生四子家饒裕一子爲督府椽里中老人
與椽有私怨乃囊牘至京擊登聞鼓訟之適高皇帝不豫皇太孫監國
懲制殺戮召老人問曰張氏前後濠河有如一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有
如我親軍禁鑼否架違式房屋有如一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皇太
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多虎狼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
架房屋是足行誅乎訊餘奏皆無狀乃抵奏于地逐諸老人

文皇靖難師遇南軍皆言真武在雲中驅神兵助戰正位後遂立廟太
和山極其崇報命工以黃金鑄神像將往祀屢鑄不稱旨工有被誅者

上一日跣足坐偏殿侍臣批沐髮適披背上工人以鑄像聞上曰第視朕容狀工奉命如上坐狀方得允旨

漢庶人身長七尺力挽千鈞兩脅下有如龍鱗者數片故文皇以爲類已而迄取奇禍

仁廟卽位後惡宦官每欲誅戮一日陰雨朝畢歸內俄報上崩或疑內侍弑之適有雷故內侍云雷震然就斂時不見上首尤爲可疑

宣廟于禁中作鏡室上下四方以青銅鏡料爲質又刻喜佛畫春圖于內在此御妃嬪美艷者以形影照映爲人間極樂云

宣廟一皇子生徧體有膜無皮諸御醫以古方不載此病不敢用藥一革澤醫言皇孫母娠時多食厚味兼坐臥處上下皆積木未嘗得土氣是以如此宜據靜室鑿深窟令乳母抱皇子朝夕坐臥其中方愈用其言皮遂漸生上喜命爲御醫俾世籍太醫院驗封司

顧佐爲右都御史宣廟賜大臣御製招隱賦佐亦與捧回繚黃遂置筭中子某曰上製宜細閱以備問佐因秉燭覽之至于三四翼日諸大臣廷謝上面留身面諭曰朕賦可取否僉以盡善對上曰勿徒言當舉實衆無以應佐遂跪陳某節以某意而佳某意以某句而美自首至尾貫舉不遺上深喜子某亦能詩嘗爲梅花百章人以梅花先生稱之佐旣里居凡御史經太康必候謁佐猶臨以堂屬未嘗假借

英廟出獵時見路傍一女子歸謂慈懿曰田家女有如此美者慈懿卽納女宮中甚憐愛之女爲周太后實生憲宗

英廟北狩慈懿錢太后在椒屋惟臥薪且言上陷虜地心不忍獨安因成痼疾馴至不起

英廟復辟後言帝王有命北狩時虜亦無害朕心每出獵西山不鳴鐘傳鼓惟邏騎四五隊

舊制帝與后無通宵宿者欲幸召之幸後中人前後執火炬擁后以回云避寒氣也惟孝廟最寵愛純皇后遂通宵淹宿若民間夫婦云

孝宗時光祿以雜襲進御上美之將復取輒止近臣請故曰朕索後必預儲以待爲費多矣

孝廟內廷一秘書頗缺畧因言秀才官每自任該洽此書必未見傳旨令詞臣補緝遺落諸臣茫然時瓊山邱公潛爲祭酒因口授吏書以進上曰秀才官不可輕由是益重文學士

武宗道中見一村婦令後乘載之以歸因賦一詞曰出得門來三五偶逢村婦謳歌紅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這裏停驂駐轡他那裏俊眼偷睃雖然不及俺宮娥野花偏艷習村酒醉人多

武宗每御奉天殿令近侍以猴坐犬脊驚以爆竹猴犬皆跳走上大喜一日正戲際忽雷火降殿中隨上追之又樂以異域事爲戲學鞞韞言

則名忽必烈習回回食則名沙吉敖爛學西番刺麻僧教則名爲大寶法王領占班再

武宗微行至居庸關司隸者不容過卽以鎗刺殺之嘗布衣芒履走獵又親手網魚

武宗駕駐南都日泛龍船忽欲幸蜀諫者皆不從所嬖倡劉嬖娘者言上往不能隨乃止

今上

嘉靖也以下皆嘉靖事

龍飛後承天有謠曰飛上一條龍留下八隻虎天下皆

快活安陸獨受苦八虎謂千戶翟裕輩以潛邸恩擢千戶列銜無衛仍在承天頗縱肆故有八虎之謠後朝命移錦衣始失望

孝廟張皇后與濟人許聘孫伯堅病不能娶孝廟選婚時后家欲姑令往應孫弗許往中選後伯堅疾愈遂與兄伯強因緣戚里獲官至掌中書舍人事尙寶卿伯強至鴻臚寺署丞今上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

擲銅錢爲戲后擲四錢皆側立久不覆父母驚異已而受邑人王爭臣聘爭臣亦久疾不能娶今上選婚司禮監官同禮部官至大名闔郡女無可中選者監官言望氣者云大名有皇后氣奈何無郡邑以后應比至值雨遂乘輿躋堂選婚官一見相與嘖嘖監官言吾將試之既留宿公府監乃衣蟒圍玉捧盆水跪進后盥水暑無驚悸果正位中宮

悼靈陳后上初甚愛幸之一日與后燕坐適張妃文妃致茗上前及后上因還盃際玩弄張手且贊其美后忿然碎盃于地上大怒而起后見上怒遂憂忿成疾舊制凡后疾令母入侍上怒甚傳旨令勿入亦命乳醫診候后遂崩上意猶欲追廢以張公乎敬言乃追諡時桂家宰萼述天子無妻說謂不當成服方宗伯獻夫爲不可議未定文武入朝者有素服亦有青服上亦不究謝贊善不謂人曰今日朝中如奕棋蓋指青紫之相雜也後雖成服僅半日云

暖閣在乾清宮後凡九門中一間置牀三張于房下以天橋上左一間置牀三張于上又以天橋下左二間置牀三張于下又以天橋上左三間又置牀三張于上又以天橋下左四間置牀三張于下右四間亦如之天橋卽人家樓梯也上下置牀二十七張天子隨時居寢如是者防不測耳今上卽位後勵精圖治每日在暖閣四鼓卽起令內臣整容首謁廟次謁宮回進早膳方視外朝尋視內朝則內臣盡來侍看官本來看民本官本自裁定民本看一二餘付司禮監與內閣標旨旣進午膳又看三宮所進本與二十四監所奏本聖裁畢或看書或閒坐底幕方隨意作樂至夜四鼓又復起矣

嘉靖間東廠理刑千戶孫綱家被籍沒有一物名粗織如大紅織料絲所成者作魚鱗狀片片可揭不知其得于何許

嘉靖癸巳皇嗣生郭武定勛首以玉帶名馬爲賀由是而勳爵皆效之

惟定國公徐延德所獻玉帶上琢成百子名百子玉帶上尤喜之

江西樂平縣李氏墳風水甚勝後人環居其下皆溫飽自言其墳卽黔國公之祖墳嘉靖間沐公紹勛遣人樹坊于彼扁曰黔國公祖塋人傳李氏之先有以漁渡爲業者夫婦共一船其船如江南夜行船孝陵少奔走嘗宿其船遂幸其婦旣而生一子夫婦俱亡子遂育于孝慈卽西平侯也故不以朱李爲姓而別以沐命氏焉

有御史疏論一守備罪守備知不免陰賂書吏爲計吏許之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果以倒印爲疑有旨令認罪其所叅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暇再究守備云

司禮監張佐題爲謀害事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好生打著問得犯人楊金英係常在答應供說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長在東稍間點燈時分商說階們下了手罷强如死在手裏楊翠英蘇川藥楊

玉香邢翠蓮在傍聽說是楊玉香就往東稍問去將細料儀什花繩解下搥搓一條至二十二日卯時分將繩遞與蘇川藥川藥又遞與楊金英拴套兒一齊下手姚叔臯捂着脖子楊翠英說捂着脖子不要放鬆邢翠蓮將黃綾抹布遞與姚叔臯蒙在面上邢翠蓮按着身上蘇川藥拿着左手關梅秀拿着右手劉妙蓮陳菊花按着兩腿姚叔臯關梅秀扯繩套兒張金蓮知情見事不好去請娘娘來姚叔臯打了娘娘一拳王秀蘭打聽陳菊花吹燈總牌陳芙蓉說張金蓮叫芙蓉來點着燈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把燈吹滅了芙蓉跑出叫管事牌子來將各犯拿了臣等惟恐不的再三格外用刑研問各犯供招與楊金英相同竊照楊金英等俱以宮婢不行恩報主乃敢心懷怨恨同謀弑逆再照宣嬪王氏叨受封號却乃首先造意揆其所犯罪同金英等端妃曹氏計議謀害今雖不與亦係造意之人張金蓮見事敗露方才報知

娘娘徐秋花等將燈撲滅俱難逃黨逆之罪合將各犯亟從重處伏乞
聖裁奉聖旨遣羣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謀弑朕于臥所兇惡悖亂死有
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都依律凌遲處死各家族屬不限籍
之同異逐一查出着錦衣衛拿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入官陳英
蓉雖係逆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傳諭刑部等衙門恭赴迎和門奉旨
將重犯楊金英等綁赴市曹各依擬剗屍梟示訖將花繩黃綾抹布封
收官庫備行錦衣衛挨拿各犯族屬依律問決另題外今將原發旨意
題本賢進繳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
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見上謂嵩浹曰朕得一句曰閣老
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之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
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
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三日卽有召夏閣老言之旨

國家重刑有不在律列者有三曰夜刑謂裸其人夾以板又加束縛由足及首鋸之肉落卽飼羣犬是刑必用于深夜故以夜目宣德間劉球死錦衣獄子孫訪求遺尸惟得血裙幅餘以受此刑曰火刑者置入銅缸下四旁然炭火熾銅鎔人亦隨化故以火目宣德間漢庶人死此刑曰鍊刑者菽園雜記亦載之謂宗室謀逆則懸帛屋梁俾投叩雉經不就者強入之旣殮置屍柳筐中筐內置黑豆二石雜以麻餅上下積薪焚之少頃屍皆爲粒如芥爲末如塵取而揚之以此刑有類煎煉故以煉目正德間寧庶人與同叛諸宗室俱受此刑于通州三刑之中夜刑尤慘獨以加于外臣焉

以下
雜記

國初凡文官與王府有姻者皆不得居京官職成祖始嚴猶未著令典成化間會議條例時吏部田侍郎景文與王庚稍瓜葛田與刑部某有隙某當會議時力陳文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居京職議上遂列爲令